

瀚海箫声 / 著

西域， 万里胡天潮

三州四镇

瀚海箫声 / 著

西域， 万里胡天 瀚

三州四镇

 海潮出版社
Haichao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州四镇 / 瀚海箫声著. — 北京 : 海潮出版社,
2015.5

(西域, 万里胡天阙)

ISBN 978-7-5157-0804-1

I. ①三… II. ①瀚… III. ①西北地区—地方史—古代 IV. ①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3602 号

西域, 万里胡天阙——三州四镇

作 者: 瀚海箫声

责任编辑: 关 月

装帧设计: 刘宇晗

责任校对: 王洁莉 马丽君 刘 莉

责任印务: 徐云霞

出版发行: 海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电 话: 010-66969738 (发行) 66969751 (编辑) 66969746 (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7-5157-0804-1

定 价: 36.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史记》《汉书》《西域传》《张骞》《吕光》《高仙芝》……西域的历史存留于史书的边边角角，存留于敦煌文书，存留于阿斯塔那的发现，存留于葱岭之巅的风，存留于瀚海沙涛，存留于那辨识不清的古老文字……破碎、离散、晦涩，一如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点点绿洲，虽光彩夺目却始终掩映在风沙之间。

无数的先贤置身于沙海淘金，一如无数的先贤西出阳关投身于天山南北、葱岭东西。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自张骞出塞，历史已经自顾自地演绎了两千余年，也被断断续续地书写了两千余年，我们探求西域历史的脚步却远远落后于客观的存在。教科书似的提纲挈领难以尽诉戈壁风沙记录下来的梦想与传奇，专题讲座研究得再深也只是明珠一颗，难以串连成动人心魄的彩链。

我从2009年起不揣鄙俗、不怕浅薄，在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动手撰写通俗西域历史，试图将先贤们的明珠串连成项链以饕读者。让西域历史走下象牙塔，飞出尘封的书斋，走上普通读者的案头。

这不是星星点点的人物传记，也不是只言片语的断代剪辑，它犹如涓涓细流不绝如缕，犹如葱岭老人在叙述那过去的事情，看西北拓边的艰辛，感受民族融合的激荡，触摸瀚海驼铃的震颤。历时数年的艰苦耕

耘终于写到了隋唐五代，这就是反映这段西域历史的系列作品《西域·万里胡天阙》。《兴衰突厥》则是整个系列的第一部。

西域历史繁杂、深奥，笔者才疏学浅，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斧正，读者指教。

瀚海箫声

2013年11月于枫叶湖畔

目 录

第一章 皇帝天可汗

便桥之盟 / 002

玄奘与文泰 / 010

薛延陀 / 021

偷袭 / 031

天可汗的责、权、利 / 036

第二章 南下吐谷浑

人小心大的高昌 / 042

心结 / 046

雪域上的来客 / 052

大漠风尘日色昏 / 062

契苾何力 / 069

四面着火，八面漏风 / 073

第三章 西、庭二州

松州之战 / 082

选择 / 084

结社率事件 / 090

侯君集 / 094

文成公主 / 100

陷阱 / 101

羁縻之 / 106

一百年与三十年 / 110

第四章 十姓归唐

飞马天山路 / 114

明争暗斗 / 122

不一样的东征 / 126

都是中国人 / 130

风雷动 / 137

大战龟兹 / 143

巨星陨落 / 150
捉放曹 / 155
莫名其妙 / 158
谁不爱情？ / 164
蛇有足乎？ / 168
天山深处马蹄急 / 173

第五章 兵犯四镇

深山闻虎啸 / 180
前凑 / 186
乱起 / 189
高宗皇帝晕菜了 / 195
赞普北巡 / 201
废四镇 / 207
大非川 / 209
绝地反击 / 213
胡闹 / 219

第六章 救火队长

莫衷一是 / 224

兵者，诡道也 / 226

闷雷 / 232

秋风扫落叶 / 235

陷阱 / 239

胜利的无奈 / 241

鏖战热海 / 245

第七章 乱局

落草不为寇 / 252

盖棺不定论 / 254

玉石俱焚 / 257

复活 / 260

拔之非便 / 263

水到渠成 / 268

王孝杰 / 271

决战素罗汗山 / 275

坐而论道 / 278

第八章 恩怨突骑施

掌骨之间 / 288

喜从何来？ / 293

这就是选择 / 296

一为之甚，岂可再乎？ / 301

中宗复位 / 307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 313

三受降城 / 323

楼台遗恨 / 328

大事记 / 334

第一章 皇帝天可汗



便桥之盟

西出阳关就是西域。

走马西来欲到天，平沙万里绝人烟，为言地尽天更远，安西尤在碎叶边。

诗人们用无尽美好的语言描述着西域的人、物、事，黄沙、白雪、驼铃、牧歌在诗人的笔下无一不是英雄情怀、壮士凯歌。诗言情、诗言志，诗也有塞外美景随风走，诗也有异域胡人伴君舞。

君不见，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君不见，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中有鲤鱼长且肥；
君不见，琵琶长笛曲相乱，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
君不见，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因君为问相思否？

.....

数百年的东进、西上，数百年的丝绸古道，数百年的刀光火影，汉语不再是叶河番王们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胡歌也变成了花门将军口中不时溜出的乡间小调；河西的祁连山下已经是粟特人固守的家园，西域深处想来也有并不寂寞的汉家小屋雕梁画栋；突厥人的西进更让天山南北、葱岭内外深深染上了突厥人的气息。西域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开始了另一个进程，突厥化。

岭东五国，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岭西诸国，石国、拔汗那（大宛）、康国、曹国、米国、安国、吐火罗……再也不是班超坐镇南疆的旧时模样，融合使人相知，丝路让天涯变短。当历史走进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西域历史也即将迎来一个新的主题，整合。

突厥人的东西两分削弱了草原民族的实力，也割裂了大草原，使大草原自匈奴人兴起之后第一次失去了相对的稳定。西突厥的西进虽然使西域各国深深留下了突厥的印记，西域各国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西突厥的手中，但是西域却更多地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西突厥先天的不足，室点密系与阿波

系的内斗自始至终贯穿了西突厥的兴衰、荣辱；来自对剥削、压榨的默默无语，来自拨开云雾见青天的苦苦企盼。

让战乱远离和平，让丝路成为丝路，也许不仅仅是旁观者之清，也是当局者之明。

环顾四周能够使西域乱上加乱的势力不少，世界屋脊的吐蕃，遥远的大食，苦苦挣扎着的萨珊，风雨不相知的东、西两突厥，都想在丝路花语中分一杯羹，而整合这一历史使命，却意外地落在了新兴的唐王朝肩上。

中原王朝也似乎天生具有这样的传统，远的两汉就不用说了，近的，如亡国之君杨广，如浪漫的符坚，如北魏的天才统帅拓跋焘……无一例外的都要西出阳关，漫步葱岭。无他，需要使然，以长安为都岂能不经营西域？

然而从公元626年的唐王朝身上我们却看不到一点整合流沙东、西的潜能，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在经历登基之后的第一场羞辱。给李世民带来无尽烦恼的毫无疑问就是东突厥的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大约是在八月中旬得到确信，秦王李世民已经登基称帝了。前往唐廷谈判的突厥使者带回了这个意外。按说唐高祖李渊正在壮年，完全没有让贤的可能，只不过政治现实就是残酷无比。

按照颉利可汗的计划，打就是为了和，就是为了在突厥人的条件下讲和，八月一日突厥的使臣前往长安寻求与唐廷在新形势下的和解。正好赶上李世民的登基大典，八月九日李世民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这就是唐太宗。

对于朝廷政局的这个变化，颉利可汗一时还真有点适应不过来。李世民居然快刀斩乱麻，用极端手段了结了内部纷争，连老爸李渊也一并送进了历史，让颉利可汗始料不及、有点儿不知所措。面对这样一个对手，该何去何从实在是考验颉利可汗的智商。

颉利可汗感到棘手，夹在突厥人与朝廷之间的梁师都更有末日来临之感。作为隋末群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梁师都的存在确实实托了突厥人的洪福，突厥人的强盛就是梁师都的唯一指望。

不想投唐，在夹缝中求生存，梁师都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动颉利可汗南下。

南下武力胁迫，并不新奇。颉利可汗了解的李世民不一定能吃这一套。

可是南下，是当前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也算给唐皇李世民的一份贺礼。颉利可汗也实在找不出更有创意的东西，况且梁师都给出的理由也是很充分。

李世民刚刚登基，而且还是武力夺宫，内部肯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很多麻烦需要摆平，正是最脆弱的时刻。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内部不靖，也许李世民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是谈、是战，应该都有的做。

于是颉利可汗联合突利可汗，十几万联军越过长城，分兵两路直逼长安。北路军经高陵、泾阳取长安，在泾阳遭到了唐将尉迟敬德的阻击。西路军，两可汗的主力，攻击泾州（甘肃省泾川县）、转战武功（陕西省武功县），于八月二十八日来到了长安北部的渭水河畔。

跨过河上的便桥，长安就在眼前了。

颉利可汗并没有跨过便桥、跃马长安，那样不仅失去了悬念，还有风险。一旦唐军云集，毁了便桥，想要北归就要大费周折了。现在陈兵便桥，进退自如。

已经临之以威了，颉利可汗也想不战而胜。使者执失思力单枪匹马前往长安，觐见唐皇李世民。球，就这样传到了李世民的脚下。

“便桥，即西渭桥，在今咸阳县城南，东南去西安府城四十里。”

四十里的距离战马一撒欢儿就到了，可是执失思力这一去就犹如肉包子打狗，没了音讯。颉利可汗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心里不禁“嘣嘣嘣”地打起鼓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难道李世民？

正在颉利可汗胡思乱想之时，只见旷野之上掀起一道尘土，几匹战马飞驰而来。越跑越近、越近看得越清楚，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渭水南岸。中间一人，颉利可汗认识，正是唐皇李世民。只不过今天的打扮略有不同，没了盔甲，一袭文士装束。不仅李世民这样，同来的也都是这身打扮。

高士廉、房玄龄、萧瑀、周范、安兴贵（疑似）总计六人。

李世民的这个亮相太拽了，出人意料。突厥人还没见过这样造型的秦王，

当了皇帝就是不一般。有认识李世民的纷纷下马行礼，不认识的赶紧打听。一听说是传说中的秦王，不禁肃然起敬。

突厥人的队列就变得乱哄哄，一点战场上的肃杀之气都没有了。突利可汗的部下更是纷纷向唐皇敬礼。突利可汗与李世民是盟兄弟，给可汗的兄弟行礼再正常不过。这里面既包括对英雄的敬仰，估计也包含着与颉利可汗的险恶用心。

看着对面粉丝们的欢呼雀跃，只见唐皇李世民把右手一摆，“同志们好！”
“首—长—好—！”

回答得还挺齐。

再看看颉利可汗，脸都变成猪肝了，都气紫了。

唐皇李世民一行六人来到渭水南岸，大大出乎颉利可汗的意料。颉利可汗想象过很多种可能。

闭门不出，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不过可能性很小，颉利可汗内心深处也没希望会出现这么理想的结果。

派人来谈判，也是一个比较中庸的结果，这也是颉利可汗所希望的。

派军决战，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也符合颉利可汗对李世民的了解。正好可以发挥突厥铁骑的战力，一较短长。

没成想，李世民的表现比上一次还离谱。上次五陇阪还带了一百多人，现在仅仅六骑，还是文士装束。这个文士装束就很让颉利可汗思量，一方面说明没有敌意，另一方面也代表了轻视，让人捉摸不透。

最关键地一照面就来了这一手，自己变成了列队等候检阅的了，好不憋气。

就在颉利可汗暗自气结、胡思乱想的时候，只见唐皇用马鞭一指，“往昔与汝面结和亲。而今可汗自负盟约，所为何来？”

还未等颉利可汗答话，唐皇又加了一句，“可愿与朕桥上一叙？”

说着，李世民一提战马就要上桥。

太恐怖了、太冒险了，马缰绳瞬间就被人拽住了。唐皇扭头一看，正是萧瑀。就在这个时候，只听人喊马嘶，大队人马跟了上来。书中没有交代来了多少人，估计来得再多也比不上突厥人的十几万铁骑。也许来的是李世民的玄衣

大军，也只有这支黑压压、乌喳喳的队伍才能有超常的震撼力。

扭头看看身后的大军，李世民举起左手往下一按，大阵安静下来。随后一提战马上了便桥。

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完全脱离了颉利可汗的掌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也不能装熊，一松缰绳，颉利可汗的战马随后也跑上了桥。

都是头，谁怕谁？

君在桥之头、我在桥之尾，距离够近了。

这是颉利可汗第一次与唐皇李世民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虽然李世民是文士打扮，也是不怒自威。颉利可汗的内心有些惴惴不安，紧握宝刀的左手情不自禁地微微战栗。眼前的李世民似乎没有什么可怕，背后突厥阵中李世民的粉丝们却让颉利可汗不敢怠慢，都是铁杆的脑残粉。

桥下的渭水哗哗地流，桥上的晚风静静地吹，只见二人时而放声大笑，时而窃窃私语。至于到底说了些什么，太远了，听不到。交谈多时，只见颉利可汗抱拳当胸，行了个汉礼，拨马返回本阵。

唐皇李世民也掉转马头，返回渭水南岸。

“回宫！”

第二天，唐皇李世民在长安显德殿亲切接见了颉利可汗的特使。屏退从人，又是一个密谈。从驾的只有一个翻译，大将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实际上，用不上翻译，李世民懂突厥话。要翻译陪同一个是摆谱，一个是要借助安兴贵这个出身粟特人的河西豪族在突厥人里的影响力。

又一天，唐皇李世民一行再次来到便桥之上，与颉利可汗杀白马盟誓，永结和好。突厥人北去，李世民南归。会谈的内容就成了千古之谜。

既然是会谈嘛，双方自然是各取所需，各出筹码。颉利可汗的筹码就是保唐境的平安，盟誓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颉利可汗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后人曾经猜测李世民“倾府库贿赂”颉利可汗，解了便桥之围。这个说法很靠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物质上的支援确实是颉利可汗需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李世民最重的砝码。

唐皇李世民最重的砝码是支持颉利可汗继续当突厥的大可汗。这才是颉利可汗最担心的。一句“同志们好”使颉利可汗泄了底，谁低潮谁知道，低潮还想掀个小浪花？便桥之上的一幕幕已经深深印在了颉利可汗的脑海里，颉利可汗也有肘腋之忧。

一拥而上拿下李世民似乎并不是一个有前途的想法，也解决不了上颉利可汗的根本问题。

颉利可汗列阵渭水，本身已经暴露了此行的真正目的，“讲和”才是此次南下的主题。否则十几万人直取长安不是更省事。

李世民轻骑简从玩的就是心理战，控制了对手的心理才能亦战亦和挥洒自如。也有人说李世民备了后手，派兵抄了突厥人的后路，实际上这都是自我壮胆的标榜。便桥之上真要动起手来，就是鱼死网破，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不管怎么挥洒自如吧，突厥人兵临长安如入无人之境，李世民拿出了真金白银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退兵之后，李世民的感受就可想而知。

想当年为迁都之事与建成太子的辩论犹在耳边回响，自己是信誓旦旦数年之内平灭突厥。看今朝建成太子已经作古，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当了皇帝，没成想一登基就被突厥人来了个下马威。

现实，这就是现实！估计李世民都不好意思回去见老爸李渊了。

不过也有好消息，青海的吐谷浑就来贺喜了，还带着礼物，让李世民兴奋了好一阵子。

设宴，摆酒款待吐谷浑王伏允的特使。推杯换盏，正是酒酣意浓的时候，黄门官送来了八百里加急。吐谷浑人攻击了鄯州（青海乐都），还抢了不少东西。比送来的东西还多很多。

看了这个急报，李世民的脸色都红了，眼睛也瞪起来了，使节赶紧离座谢罪。“误会，误会，纯属误会。”

领导可没发脾气。一般的大领导都这样，事儿越大，越和蔼可亲。让你知道领导生气了，这个怒却不发出来，这叫威慑。